

幽默  
丛书

孙绍振 著



# 美女危险论

孙绍振幽默作品选

作家出版社

孙绍振 著

# 美女危险论

孙绍振幽默作品选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作品选/孙绍振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3.1

(幽默丛书/安然主编)

ISBN 7 - 5063 - 2581 - 0

I. 美… II. 孙…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9807 号

## 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作品选

---

作者：孙绍振

责任编辑：黎云秀

装帧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字数：220 千

印张：10.75

插页：3

印数：001 - 15000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581 - 0/I · 2565

定价：23.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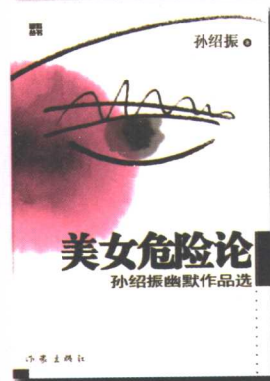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收入孙绍振幽默散文四十余篇，幽默文论数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且充满了谐趣。


在幽默散文中，孙绍振是惟一对幽默逻辑有特殊研究的，其幽默理论之核心为「逻辑错位」，故其散文逻辑诡异，尤善歪理歪推，将谬就谬，在荒谬中见深刻。

——  
编者



从书策划 安然

责任编辑 黎云秀

装帧设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文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幽默散文的背景与现状

## （代总序）

安 然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幽默散文的遭遇可谓大起大落。早在五四时期，幽默散文的地位就很高。周作人在他那本著名的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导言中特别指出，五四散文的两个源头，一个是明人的性灵小品，一个是英国的幽默随笔。从创作实践来说，五四散文的成就，鲁迅在新文学小说集序言中说，比之五四小说和诗歌的要高。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幽默散文的大师。不管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的杂文中，幽默是他风格的显著特征。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并没有幽默一说，楚辞中倒是有“孔静幽默”，但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带有调侃意味的意思。起初，林语堂把西方人的“humor”翻译成幽默，鲁迅还有些不太同意，后来约定俗成了，他也就认同了。但是，

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空前强烈的时候，鲁迅和左翼作家对于脱离现实的幽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鲁迅可能过份担忧，一味强调幽默可能会把民众的苦难化为轻松的一笑。当时的红色作家大多神往于文学的直接的社会性，受到国际左翼作家的报告文学潮流的影响，当时的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队”。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鲁迅自己在杂文中，常常有出神入化的幽默。不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时候，他的幽默往往带着强烈的机智，深邃的智性使得他的幽默具有讽刺的倾向。

到了四十年代，中国当代散文的幽默风格达到了高潮。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王力（王了一）把鲁迅开创的幽默散文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他们的作品，经过历史的考验，已经和鲁迅的幽默散文一样，成为中国现代幽默散文的经典之作。其中，梁实秋自我调侃的软幽默，钱钟书尖锐讽刺的进攻性幽默，都堪称一绝。大师辈出，标志着中国幽默散文的艺术基础有了更加深厚的积累。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幽默散文的丰收期。

但是，好景不长。五十年代的散文过分强调散文的社会功利，以至于当时最好的散文，除了冯至的《东欧杂记》以外，就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个人化的散文在当时既没有市场，也不可能会有作家献身。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在总结创作成绩时，在新诗、小说、戏剧方面都有大量的作品，相继出版了《诗选》、《短篇小说》、《独幕剧选》，惟独没有散文选，勉强强强才出了一本《散文特写选》。这说明散文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之卑微。

这种情形直到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政策提出来以后，才得以改观。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的散文家的出现，引起相当的轰动，散文的独立地位才得到恢复。

那是一个颂歌和战歌的时代。杨朔提出了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的理论应运而生。其结果是抒情的、诗化的散文风靡天下，闻之者望风而从。刚刚获得独立的散文，进入抒情的境界，确立了诗化，美化的准则，遂使许多年轻的散文作者造成一种印象：除诗化外，别无选择，幽默散文的艺术天地几乎消失在作家的视野之外。

直到新时期文学复苏之初，许多拨乱反正的散文家仍然满足于抒情，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拘禁在狭隘的诗化、美化的透明罗网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歌和小说中，都是青年作家冲破艺术和思想的牢笼，只有散文例外，是老作家杨绛的《干校六记》显示了在抒情天地之外的幽默艺术的广阔地平线。同时以幽默散文引起了文坛振奋的还有孙犁。接着而来的是张洁充满谐趣的散文。这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许多散文作家才渐渐认识到过度无节制的抒情，过度的诗化、美化，可能产生一种叫人难以忍受的滥情。

克服滥情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冷峻的智性。但是，这比较艰难，要把冷峻的智慧变成和情趣比美的艺术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外来艺术的师承的。二是幽默。本来，现代散文就有着深厚的幽默传统，除了鲁迅以外，以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王力为主的四十年代散文，随着新时期艺术思想的解放，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种发现。再加上，台湾香港幽默散文的大量传入，余光中、



李敖、柏杨等幽默作家的散文风靡一时，获得了空前广泛的读者群。年轻的读者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和抒情的美化不同的艺术境界。如果抒情散文的美学原则是美化对象和自我情感的话，幽默散文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怕“丑”化对象和自我的。如果把抒情的诗化叫作“审美散文”的话，粗浅地说，幽默散文则可以称作“审丑散文”。

仅短短的十年时间，幽默的、“审丑”的、非诗化的、非美化的散文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了大量的艺术探险者，而且从各个方面，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幽默散文家。小说家中有王小波、贾平凹，诗人中有刘亮程、舒婷、韩东、于坚，理论家中有孙绍振等等。

取得成就的幽默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诗人比有一点很特别。他们很少单纯以散文为专业，往往在进入幽默境界之前，或同时，都在其他方面具备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修养，也许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鲍尔吉·原野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是因为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本身不像小说、诗歌那样有明显的形式模范。

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幽默散文，已经达到了一个艺术上丰收的高潮。王小波深邃而佻庸、贾平凹大智若愚的豁达、刘亮程似乎冷漠的平静、鲍尔吉·原野的急智与悲悯、舒婷善良的挖苦、于坚深刻的反讽、韩东自我调侃中的愤激、孙绍振的导谬术，歪理歪推中有很深的文化思考，在荒谬中见深刻，可谓异彩纷呈，风姿各异。

除上所述，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刘恒，他小说中的快乐幽默，常令读者在笑声之后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另外就是，魏

明伦杂文中的幽默也十分特别。

正因为出于这种基本估计，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幽默丛书，所选的有代表性的几位幽默作家，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也许对于热爱幽默的读者是一种方便，让他们在短期内对当代幽默文学做一鸟瞰式的检阅。

除了幽默散文之外，我们还将在这套丛书中收入幽默杂文、幽默小说。贾平凹的幽默作品选《长舌男》就收了的几个精彩的短篇幽默小说，如《王满堂》、《饺子馆》等。我们这样做，旨在希望幽默文学的形式多样，并能形成一定的阵容，同时也希望能在开拓文学形式上起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2年12月23日子夜  
于北京团结湖寓所

## 猜测孙绍振教授 (代序)

余秋雨

作家出版社要出一套幽默丛书，其中有孙绍振教授的幽默文选，问我有没有可能为他写篇序。孙绍振教授比我年长，我至今尚未拜识，为他写序不是太冒昧了吗？但我还是大胆答应了，因为这些年我已从他的文字中对他作过一番猜测，必须在见面前写出来，以便今后检验。要不然，一见面，猜测的本事就无从证明了，多可惜。这种冒昧，大概也属于幽默所宽容的范畴吧？因此不必担心他会不会生气。

我猜测的起点是他的那篇《“铁嘴”沉浮记》。这是一篇坦白而又有趣的自述，一个因口才杰出而屡遭麻烦的大学英语教师形象，跃然纸上。你看，刚当教师第一年，每星期都被系主任批评，原因是讲课“旁征博引，东拉西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校数千学生集中贴两个人的大字报，其

中一个人就是他，年纪轻轻居然独得一千张；好不容易熬到“开门办学”，刚讲一堂课，学生反映听不懂，领导批评是“天才教育”；后来，因课堂上的“失言”而受惩的事情越来越多……

——即使仅仅说到这里，事情也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概括力，说明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如何钳制了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没想到孙绍振教授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滑前一步，坦承自己也有点“不正常”，这就使事情变得比较好玩起来。

他这样调侃自己的口才：“我说得比想得快，总是一个意思没说完，另一个意思就不知不觉脱口而出”；“我的嘴巴似乎赶不上我的思绪，而我的思绪又赶不上我的嘴巴”；“我的舌头就有一种舞蹈的感觉。望着一双双被我的观念和思绪的暴风骤雨所震慑的眼睛一愣一愣的，连笔记都忘记了记，我就感到一种痴迷的欢畅，享受着一种欲仙欲死的幸福……”

这种情景，确实非比寻常，已经远不是“爱说”和“善说”的等级了。

孙绍振教授从年轻时代起就一直想管住自己的嘴，想了多种多样的办法，但就是管不住，语流滔滔一泻千里，足以冲决一切围堰和闸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他的理性世界有两重结构：表层的显性结构和深层的隐性结构。他很理性地生活在世俗生活中，心底却有另一番生活，另一种逻辑，日夜积蓄着一种力量，直至一触即发。当这种深层的隐性结构爆发时，如火山，如洪水，表

层的显性结构哪里管得住？

一般人也有双层结构，孙绍振教授的区别在于以下四点：

其一，一般人的深层结构因隐蔽而安静，而他的深层结构却非常热闹，时时用古今中外的文史知识进行着多方面的论证，天天进行着连他自己也掌控不了的辩论、选择、淘汰和储存。这样就出现了两方面的结果：他心底积聚的逻辑力量都是经由大量知识检验的，因此愈加雄辩得自信，而他调动的大量知识又被逻辑力量所串联，越串越多，很难遗忘；

其二，多数人的双层结构，总是外层强大而深层收敛，表现为顺世从众、缺少个性。其中也有少数人能内外平衡，表现为健全从容、俯仰有度。他这样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居然是外层收敛而深层强大，表现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其三，深层的喷发也许会带来很不愉快的结果，但喷发之时却是压力的解除、力量的释放，既无法控制又无比快乐。在这种喷发中，思绪和语言早已不分彼此，洋洋洒洒、浑沌一片；

其四，正因为早在心底做过整理工作，他口中喷发的一切其实都有细密的逻辑线索，只是由于速度过快、汇聚过密，听讲者大多不容易立即捕捉，但他们都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裹卷，结果，由他的“欲仙欲死”引发出他们的如痴如醉……

说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穷尽他。如果单方面地向世俗社会喷发深层个性，他应该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叛逆者和挑战者，但我远远看去，似乎不是。叛逆和挑战当然都会有，却还不至于让人惊悚不安。原因是，他并不像那些自鸣清高的

人那样鄙视日常生活，相反，他应该是感性勃郁、喜爱多多、乐于沉醉的一个人。证据是，他诸多文章的主旨，是以平常心态来重新消化各种被风干、被供奉的文史典章，以人情物理来重新评判各种代代相传、口口相授的概念和词语。因此，他是一个由于热爱生活而被生活热爱的人，浑身充溢着一个被热爱者的温润。他永远成不了那种拧着脖子、铁青了脸的诋毁专家。那么，与其说他是一个以“精英思维”来诅咒日常生活的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以普世常识来嘲谑文化偏执和文人矫情的人。

请读者在这里稍稍留步，我要说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了：他的幽默，就产生于这种逆反式的消解中。幽默和滑稽来自于一种意想不到的错置和颠倒，这是康德说过的；孙绍振教授口若悬河般的精英态势，所表述的却是一种让很多“精英”颇为尴尬的世俗原则；尽管是世俗原则，用来证明的精神资源又比那些“精英”所能提供的丰裕得多、华瞻得多——这一切，便在根本上形成了幽默结构。我想，也正是这一点，使这一位不无自傲的教授显得平顺自然、亲切可爱。

我猜想，他在日常文化活动中一定颇多鄙视。但他绝不会一般意义地批判“世俗”，却会鄙视那些骨子里埋藏着太多“世俗欲望”，却要假装成决裂姿态的批判者。作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他怎么会无视永远在他眼前密集的世俗人群呢？那些随着自己的抑扬顿挫而喜怒哀乐的听众，是他生命的温床，因此他的人格类型在本质上必然是亲民、宽阔而兼容的，必然是明大理、识大体的。相反，不少因为永远缺少

口头魅力和笔头魅力的群落，难免会在暗底里指责他“表演”、“作秀”、“卖弄”，好像人们不喜欢他们只是因为故意不讨人们喜欢似的。他们似乎要趋附一个超越学生、超越听众、超越寻常、超越社会的层面，但是这个层面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对于这样的酸涩群落，孙绍振教授当然只能有点鄙视。

正是以上种种特点，使孙绍振教授的滔滔语流有了基本流向，那就是世道人心。初听他的演讲也许觉得精彩纷呈而不容易找到主干，初读他的文章也许觉得肆洋一片而不容易抵达彼岸，但多听多看便可发觉渗透其间的是非原则和善恶界限。他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伶牙俐齿的背后未必躲着恶，讷讷难言背后未必藏着善。这正如，风情万种未必直通妖冶，衣冠不整未必等于俭朴。

由于他习惯面对人群，知道轻重，因此敢于仗义执言；由于他熟悉文坛巷陌、儒林百态，因此敢于一针见血；由于他擅长调动逻辑、呼唤文词，因此敢于痛快淋漓；由于他厌烦死缠硬磨、来回商榷，因此敢于干脆利落。

这一切，使我不得不重新解释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了。他的表层结构并不是那种仅仅为了监控深层结构并终于一次次被深层结构突破的可怜薄膜，而是还有另外一番功效，那就是大量汲取寻常社会的基本养料，来培植深层结构的逻辑力量。他的表层，如太阳灶的镜面，晶亮而又平正地向着长天云霄敞开。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性情中人”了。出众的知识贮备、惊人的表述能力和强势的个性风

范，化解于寻常关怀、道义选择和真情实感之中。“性”是如此之性，“情”是如此之情，两者构成他的行为基座，他便生活在那里。相比之下，我们平日常常把“性情中人”这个头衔用得太过滥了，哪个人只要有一点貌似大胆却又无关宏旨的有趣言行，便把这个头衔送过去。其实，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文人之中。幸好，福建还有一位孙绍振教授。

我想，现在的世道，正是孙绍振教授的好日子。一般说来，早已不必担心他活力四射的文学讲座会遭到什么厄运了。于是他的语流也就奔涌得更加自由、更加畅快。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但从他写的那些文章看，任何话题似乎在哪儿开头都可以，一旦开头就喷泻而出，不可遏止。按照我本人的写作习惯，他的很多文章放到我的笔下足够十篇之用，而节奏也会比他的缓慢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家的才思，真可用“横溢”两字来形容，而且这里并没有夸张和比喻的成分。由此我又觉得，有一种幽默不是营造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状态，你看他握笔之时又承受起了站在讲台口的全部快感和苦恼，在指端跳跃的文字活像在唇边舞蹈的话语，他既疼爱有加又无可奈何，这种情景本身不也十分幽默吗？

今天我为他的文选写序言，就像在他的演讲厅外做一个看门人。自己还没有看清他的脸，却向挤不进去的听众，介绍着演讲人。

请原谅我的莽撞，孙绍振教授。

2001年12月26日



# 目 录

猜测孙绍振教授（代序）·····	余秋雨/1
妈妈政府·····	1
怕老婆有理论·····	7
吹牛的经验 and 美国理论·····	13
调戏谢冕教授·····	16
上课打瞌睡利大于弊·····	20
拯救朋友的太太·····	25
好的，好的·····	30
美丽的小姐和不美丽的语言·····	33
不亦君子哉·····	37
“阿拉”的命运·····	40
马寅初的硬幽默·····	45